

#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林公案 第三十一回 悍幫頭菜館遭擒獲 小糧戶茶肆發牢騷

且說江陰縣胡康侯，為防馬九恃眾拒捕，不敢派差到水手聚集處拿捉，決意派人誘捕。林恩忙問派誰去呢？康侯答道：「敝署門曹章壽和馬九素來相識，派他前去，借聚賭為名，邀他到菜館中喝酒，那時二位老哥帶著敝署快班去拿捉，自可束手就縛。」二人聽了，也自稱善。康侯當即傳章壽至面前，吩咐一番，約定地點。章壽應命而去。康侯又傳通班捕快，跟隨林恩、安福到聚興館喝酒等候。且說馬九生平最愛賭博，公役們開賭請客，他總在被邀之列，與一班賭徒素來相識。那糧幫中人，沒一個不好賭博，尤其是馬九最豪，故往常相處甚好。當下章壽趕到望江樓茶坊中邀他，推說都頭開賭，請他到聚興館喝酒。馬九信以為真，不虞有詐，故只帶得愛徒小沙四同行，興匆匆趕到聚興，移步登樓。捕快都頭童福原來也和他相識，連忙起立招呼入座，篩酒相敬。常言道：「日間不作虧心事，半夜敲門不吃驚。」馬九闖了大禍，安有步步留心，當下一面接杯在手，一面把座客閃眼一望，見六七個都是賭場中向未見面之人，不由暗中驚異，就搭訕向童福問道：「頭兒有興邀敘，可曾請到幾位大莊家？」

童福指著王、史二人道：「就這王、史兩位大爺，也可以湊上一湊，你老人家不是個頂尖的莊家麼？」那安福雖然不認得馬九，馬九卻認得他是湖州幫頭，見面時很覺面善，等到童福說明王爺，他就恍然大悟，忙向安福請教名字。安福捏名以對。

馬九聽他是湖州口音，決定是安福無疑，並且曉得他近時在蘇撫轅門上當差，分明是來做眼線的。轉念之間，甚覺兩難，久留此間，固然做網中之魚，如其要走，一時又走不了，心中思量，表面上就佯促起來。童福還想將他灌醉了動手，哪知馬九喝過三杯，立起身來，向童福說道：「此刻客還沒有到齊，失陪片刻。設局何處？請先示知，停一回兒准到。」童福一面向各伙計使個眼色，叫他們做下準備，一面拿出本官的火簽，向馬九說道：「九爺！你須明白，自家人不說外話，並不是我們不講義氣，今天之事，一則九爺手段太狠，做下非常的巨案；二則林大人行文下來，一定要九爺到家，非但我們無法可想，就是本縣太爺也擔當不起這份干係。九爺你也是明白人，還望你行個方便，替我們去銷個差。」馬九一聽如此說法，方知東窗事發，又聽說是撫台指名捕拿，情知不妙，但木已成舟，無可挽救，束手就縛，也是個死罪，若趁此出手，打得過他們，就可死裡逃生，即使打不過，被他們擒住，左右也不過一死。

打定主意，也不等童福的話說完，便倏的一伸手，向快靴統中抽出兩把攘刺，也不答話，照定童福胸前刺來。童福猛不提防，幾乎著了他的手，虧得林恩眼明手快，見他目露凶光，兩手向下抽攘刺，也就向長袍中抽出阿畢隆寶刀，待馬九飢虎撲食似的猛地向童福胸前刺進時，就從斜刺裡揮刀架住，喝道：「惡賊！死在目前，還敢拒捕？」馬九不作一聲，便舍了童福，來鬥林恩，無如攘刺長不滿尺，武藝也不是林恩對手，只打得兩個照面，被林恩照定左腿上砍了一刀，遂被擒獲，小沙四也被眾捕役拿住。席面上的碗碟，盡行打得粉碎，自有童福去照料賠償，押著二犯回轉衙門。

縣令升堂提訊。馬九倒也是個硬漢子，縣令問過姓名年歲幫次，然後問他道：「你與邱鬆海有什麼不共戴天的仇恨？竟將他夫妻子女五口兒全家殺死？」馬九供道：「邱鬆海強硬出頭，把我花三百兩銀子買來的少婦，糾眾搶去，我初意只想將少婦搶回，哪知遍尋無著，因此更加懷恨，故那晚我先派徒弟小沙四混入他家，藏躲在柴間裡，直到半夜，小沙四開門放我進去，闖入鬆海臥室，我只想殺死鬆海一人，不料鬆海和我拚命扭打，鬆海妻搶步出房，狂呼亂叫，我恐驚動鄰右，不得已將她殺死；同時鬆海也被我揮刀砍破頭顱，倒地身死。他的一子二女在房間裡嚎啕哭喊救，我還想不為已甚，留還他子女，無如他三個命中注定，見我們走出臥室，他們帶哭帶喊，緊緊跟隨，其時天色已經將明，若被他們纏住，甚覺不便，惹得性起，一發將三個殺了。以上所供是實。」縣令命他畫供。次提小沙四上堂，問明年歲、姓名、籍貫，便說道：「此案詳情你師父已經承招，你也可以照實供來，不必抵賴。」小沙四呆呆地只向馬九瞧看。馬九說道：「貪生怕死，不是好漢，趕快照實供招，早死早出頭，隔了十八年，依舊是個長大漢，遲疑些什麼？」

小沙四方才一本直說，也畫了供，釘鐐收監。林恩、安福當晚被胡康侯留住，用盛席款待，就在署中耽擱一宵，來朝告辭，坐船回蘇。

到轅門進見林公，稟明三案破獲情形，林公面加獎勵，各記大功一次，所有馬九、小沙四、倪啟祥、張殿奎、王蛙，王富貴等，一班凶徒正犯，請王命梟首，從犯俱發極邊充軍。自此以後，糧船水手稍知斂跡，不敢動輒行兇，這也是懲一儆百的效果。

林公既把糧幫積弊革除，不過江蘇為產米之區，漕額為各省之冠，但每年實征漕銀總數，水旱調勻的大熟年成，只有八成半，遇到水旱災荒，只有五六成。漕銀為天賦正供，當今皇上猶是清朝唯一節儉帝主，並且深知林公清廉正直，辦事不辭勞怨，所以迭降上諭，著令林公清查江蘇漕弊，務使涓滴歸公。

林公奉諭後，著手清理。蘇州府屬各縣漕額最重，特請藩司首府到轅門細加詢問，方知每屆七八月中，秋成將到，府裡必派委員赴各縣驗看秋成，著為定例；各縣知縣帶著漕書管批書等，跟著驗成委員到省，與藩府兩署的錢谷師爺，剔荒算熟，費時三四十天，方得講定本年照例定漕額實征幾成。雨水多，則藉口低區籽粒無收，只得豁免漕銀；夏秋少雨，則藉口高田枯槁，也只得免征漕銀，遇著水旱調勻，又有蝗蟲瘟稻，帶著被瘟死稻呈驗，也要減成征收。總之，無論如何，決沒有照定額收足十成的。一班驗秋成委員，卻視為美差，要他回省幫忙報荒，不得不送極重的程儀。歷任藩司首府，未嘗不明白個中真相，無如習成慣例，革除頗非容易，只得相沿下去。林公聽了藩司首府報告，不禁發聲長歎道：「漕賦本為大利所在，宜乎貪官猾吏劣紳等把持捏飾，糧戶照額清完，國庫收到多至八成半，少至五六成，遇到荒年，非但漕銀器免，還要撥發賑款。這班貪官猾吏，熟年固然飽滿私囊，遇到荒年，更可捏荒冒賑，收入更多於熟年。記得我前在江寧任上，赴泰縣查勘災區，查明捏荒冒賑，盡屬猾吏劣保與土棍劣紳朋比為奸，縣官僅耽失察之罪。現在的漕弊，亦由猾書蠹吏經濟等暗中舞弊，土豪劣紳等參逐個中三昧，釀成閩漕、包漕等種種流弊，欲加整頓，非從實地調查不可。但假手委員，也終難求水落石出，惟有親往各縣密查暗訪，拿辦幾個猾吏，嚴辦幾個土豪劣紳，或可弊絕風清。」林公一面拜折入都，奏明一切，一面密令吉祥保帶八個旗牌隨行保護，自己喬裝商人，帶著史林恩、王安福等出衙門，逕到閩門，僱坐民船，先赴常熟等縣私行察訪去了。

且說常熟為產米之區，田畝眾多，賦額繁重，與昭文縣同城分治。論理每年實征漕銀數，應該較多於他縣，哪知漕弊百出，常熟更甚於昭文。林公舟抵常熟南門外停泊，日間登岸，到城內茶坊酒肆中密查。那常熟居民，多數靠著田地生息為生，不願經營工商事業。本來，做工經商，賺錢不易，有了田產，年年有定額租息收入，可以不勞而獲，即使遇著荒年，田租無著，也只是一年虧耗，來年依舊可以照額收租，有了這種產業，誰還願意經商做工呢？故當地除卻一部分素無田畝的貧民，靠著小本經營為生，以外典當綢鋪等一切大商店，皆屬他省人出資經營的。一班收租糧戶，好似無業游民，每日早晚赴茶坊中去消遣，喜歡杯中物的，都到酒肆中喝酒，不醉不歸，終年如是。林公早已探明常熟糧戶的習慣，故爾專向茶坊酒肆中去密查暗訪。只見一班身裝樸素，用錢節省的茶客，早上茶點心只花去十三文制錢；原來那時候百物價廉，小茶只要七文錢一碗，蟹殼黃每個只需兩文錢，三個蟹殼黃只要六文，合著小茶七文，不過花費十三文，已吃得肚皮很飽。有一張桌子上，坐著同類的四個茶客，卻在那裡發牢騷，某甲首先發言道：「現在靠著收租吃飯的末日到了！莫怪田價日益跌落，有幾個要緊完的敗家子，開出經賑來賣田，除非東北鄉或是南鄉的石二頭額子頂上好田，賣結巨室鄉紳，也只好羊肉作狗肉賣，若是東鄉任陽石牌六七斗額子的低田，簡直送給人家，都無人受領呢！你想可歎不可歎。」旁邊一人接口道：「說他則甚，現在的世界，真是暗無天日，就像家叔的一回事，提起了真氣死呢！」接著又說出一大篇話來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